四庫全書

史部

三朝北盟會編卷七十九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二年二月六日丙寅盡十一日辛未

大元帥府擺布勤王人馬　丙寅契勘金人劄寨京城下直北連珠劄至衛南縣東至東明縣西至胙城縣籬落牢固無隙可乘幕府奉王旨宜分遣人馬於曹濮

間一帶州郡縣鎮再整頓擺布對寨相望審勢進發今將大元帥府五軍駐劄東平府及分遣諸處擺布下項大元帥府五軍東平府駐劄先鋒辛彥宗五千人前軍都超二千五百人左軍張瓊二千五百人中軍張俊二千人趙俊二千五百人右軍苗傅二千五百人後軍花實二千五百人以上揔制一萬九千五百人馬軍在内總號四萬人以楊維忠都統計駐劄開封府人馬副元帥宗澤下陳淬統磁州二千人洺州一千人尚功緒二

千人常景二千人王孝忠一千人權邦彦一千人孔彦威一萬人以上總制一萬九千人五軍在内號一萬八千人以陳淬統制並聽宗澤節制開德府守禦人兵不在數孔彦威一萬人初五日議定起發駐劄濮州㑹馬閭丘陞三千人姚鵬二千人孫振二千人以上總制七千人馬軍在内一萬四千人並聽副元帥附近節制濮州守禦人兵不在數駐劄興仁府人馬黄潛善一萬三千人張喚二千五百人高公翰二千五百人王善一千

人以上總制一萬九千人馬軍在内總號四萬二千人以張喚統制並聽黄潛善節制與仁府守禦人兵不在數駐劄廣濟軍人馬丁順三千人孟世寧二千人温宗建一千人李大鈞一千人張榮一千人以上總計八千人馬軍在内總號一萬五千人以丁順統制並聽黄潛善節制廣濟軍守禦人兵不在數駐劄單州人馬王瀫二千人董誼二千人缺姓名二千人以上總計六千人馬軍在内總號一萬二千人亦並聽黄潛善附近節制

單州守禦人兵不在數内駐劄栢林鎮人馬劉浩二千人白安民一千人總計三千人馬軍在内總號六千人右通計八萬一千五百人馬軍在内通號一十六萬七千人

七日丁卯同知樞密院孫傅文武僧道耆老等畫一狀赴軍前偽楚録曰孫傅第一狀中大夫同知樞密院孫傅等今月六日亥時准元帥府公文備到大金皇帝聖㫖指揮傳等聞命震仆義當即死然念世被本

朝德澤至深至厚嗣君親政未及期年恭儉憂勤無所不至若遽蒙廢絶實我臣子所不敢聞知輙復忍死須臾冒昧悲痛激切之詞仰干台聽伏望垂天地再造之恩畀終始保全之賜傳等誓當捐體碎首圖報萬分謹具畫一下項一太上皇以下不敢有違令旨見起發赴軍前同仲懇告一嗣君即位以來日修德政並無虧失惟是失信一事上累謹呵蓋縁親政之初為謀臣所誤繼以盡行竄氟責兼檢會上違大遼信誓亦係童貫

李良嗣王黼等妄取事端並行處斬了當如此顯是嗣君悔悟前失非有他心一嗣君自在東宮即有德譽著聞中外比即位臣民歸仰今感戴保全恩德至厚若蒙終惠未加廢絶尚可以歲修臣事之宜如抛降金銀表段之數雖目下未能數足將來下外路取索分歲貢納實為大金永遠無窮之利若一旦行廢棄遂同匹夫縱有報恩之心何緣自効一伏詳來令旨别擇賢人以王兹土許汴都人民隨主遷居具見仁慈存恤之至據

今中外異姓實未有堪充選舉者若倉卒册立四方必不伏從緣此兵連禍結卒無休息之期非所以上副元帥愛惜生靈之本意一今日之事生之殺之予之奪之全在元帥雖大金皇帝詔有廢立然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則閫外之事元帥自可專行一汴京兩經根括取索公私所有各以罄竭顯見將來難以立國乞班師之後退守備方以備藩屏如蒙大恩特許嗣君以廢復立有稱呼位號一聽指揮右件如何謹具申皇子元帥伏

望特加矜憫早賜允從伏候台令孫傅第二狀孫傅等
伏覩詔書宜擇賢人立為藩屏竊見國主自在東宮
恭儉著聞若願選擇賢人立為藩屏必無出其右者兼
本國自太祖皇帝以來累世並無失德惟上皇聽信奸
臣國主年幼新立為大臣所誤以致違盟失信上干國
典伏望國相元帥太子元帥察臣等前狀許其自新
復立社稷容少退避以責後効再念趙氏祖宗德澤在
民未泯或未允從前懇亦望特賜哀憫許於國王子弟

中擇一賢者立之或不願立上皇之子乞於神宗皇帝二子中選擇建立使長得北面永為藩屏非惟不滅趙氏亦使一國生靈蒙被恩澤永為與國傳等不勝激切懇禱之至請太上皇及太上皇后諸王王妃公主駙馬都尉等出宮幸青城敵寨　宣和録曰黎明遣孫傅王儒弼内侍李石用引請太上皇帝出城者再少頃太上皇帝卿王以下三十餘人諸王妃公主都尉等盡乘車檐由南薫門出至午燕王杞王出百姓稍知其事於

前內權留開封尹問其故不答捕為首者一人斬之而出初上皇遲疑未欲出徐秉哲以兵圍出南薰門已而出榜曰皇帝出郊日久未回太上皇親出懇告二帥各仰知悉　幼老春秋曰初六日吳开莫儔持元帥府文字入城見孫傅王時雍徐秉哲等謂之曰軍前有指揮如上皇以下申時不出即縱兵四面入來殺人傳與時雍等徑見太上皇乞與諸王后妃詣軍前懇告上皇未應范瓊以言逼之上皇涕淚横流不得已乃乘竹轎而

出自宫門至南薫門百姓擁遏塡滿王街無不墮淚者至南薫門下出轎移時門啟有鐡騎在甕城中裏簇而去百姓望之皆慟哭　遺史曰金人變議之後覯昊幵莫儔道尼堪之語及覯時雍秉哲等請上皇詣軍前懇告之謀惟恐上皇出城稍遲致貽金人之怒縱兵入城其室家例遭刼掠乃以好言誘對上皇如期出郊雖市井皆不及知可謂專為私謀不顧君父矣嗚呼任事大臣不能靖國家之亂及禍亂已熾又不執主辱臣死之

節乃甘心以君父付分敵人之手尚可以履戴天地而
施面目見人乎后妃諸王以下次第出城乳嫗婢使多
步行百姓見之驚憂戰慄心膽喪亂意不樂生西角樓
下有百姓二人欲邀攔上皇不及俄見燕王行馬二百
姓邀之曰大王家的親人都去奈何一城生靈不如留
一人以存國祚王泣曰大金要我教我奈何二百姓曰
百姓激與大王一處死待如何京城四壁彈壓使范瓊
令擒二百姓斬之迨晚有榜云留守司奉監國令旨皇

帝出郊日久未還上皇令宫嬪等出城親詣大軍前求駕毋内士庶安業是夜民情恟懼各持兵廵坊巷官司彈壓四壁至夜深亦不敢息留守司急召百官議事時已三鼓盡矣　靖康後録曰上皇嘗塵於敵營上皇初亦艱難不欲便出王時雍徐秉哲以言恐逼遂出城聞者皆憤恨留守臣奉監國太子令旨今來車駕出郊兩月未還上皇親詣大金軍前見二元帥求車駕還内軍民各令知悉衛士歸傳上皇初到青城與尼堪

及斡里雅布坐於端城殿上皇東向尼堪南向斡里雅布西向開上皇玉音甚厲汝稱先皇帝有大造於宋反是我有大造於汝也若大遼伐我當取甘心汝去年與師吾傳位與嗣君遂割城犒軍汝等乃還今與兵稱嗣君失信汝等曾記誓書否汝不信然乃蕭慶王汭等教汝等為之可呼蕭慶等來與我面証吾豈畏一死二帥皆無言蕭慶等亦皆不出少頃上皇起行東廊見上扶上皇號泣久之上皇謂上曰汝若聽老父之言不遭

今日之禍蓋上皇初欲與帝出幸何㮚苦諫乃止　要盟録曰是日太上皇后鄆王王夫人朱氏三男六宗姬肅王王夫人任氏二男二宗姬景王王夫人田氏濟王王夫人曹氏康王王夫人邢氏莘王王夫人嚴氏徐王王夫人王氏沂王和王信王未出閤則安康王楃建安郡王模嘉國公椅瀛國公棁昌國公柄温國公棟儀國公桐韓國公相出降帝姬則曹寅嘉德帝姬宋邦光安德帝姬曹晟榮德帝姬蔡鞗茂德帝姬向子房成德

帝姬田丕洵德帝姬劉文彥顯德帝姬未出降則華惠惠福令福純福寧福永福六帝姬妃嬪則王貴妃喬貴妃韋賢妃王婉容閻婉容任婉容王婕妤小王婕妤崔美人五王宮則燕王偲趙王俁吳王佖和義郡王偉永寧郡王儀獨留皇后皇太子主國百姓見之始知有廢立之事驚憂戰慄心膽喪亂人不聊生市井小人相視變色上皇平時好玩珍寶有司及軍前莫能知也內侍梁平王仍革曲奉金人指所在而取之珍珠水晶簾繡

珠翠步障紅牙大匱龍射沉香藥屏玉彫鏤屏榻古書珍珠畫絡繹於路又取皇帝殿白玉之寶十四承休命延萬億永無極一也受命於天既壽永昌二也天子之寶三也天子行寶四也天子信寶五也皇帝之寶六也皇帝行寶七也皇帝信寶八也御書之寶九也御書之印十也無字寶十一也皇帝恭膺天命之寶十二也宣和御筆之寶十三也又皇帝恭膺天命之寶十四也青玉之寶二其一傳國寶其二受命於天既壽

永昌所謂秦璽者也金寶九御前之寶一宣和殿寶二
御書之寶三天下同文之寶四天下合同之寶五又御
前之寶六御前錫賜之寶七書詔之寶八皇帝欽崇國
祀之寶九銀印一書内省出納之印皇后殿金一皇后
之寶太子殿金一皇太子寶太子妃金一皇太子妃印
八日戊辰吳幵莫儔自軍前賫文字前來催推戴狀
自孫傅第三狀翰林承旨前指揮擇立賢人事竊以本
國日前將相多是上皇時用事誤國之人嗣君即位以

來所任宰相亦繼以罪罷將相率皆敗亡之餘其他臣僚悉皆碌碌無聞之徒元帥府之所備知豈敢蔽賢不以上聞若舉於草澤之間亦非聞望素著人心不歸孰肯推戴無趙氏德澤在人至厚若别立異姓城中立生變亂非所以稱皇帝及元帥府愛惜生靈之意若是元帥府特選立趙氏一人不惟恩德有歸城中以及外方立便安帖或天命改卜運數有歸則非本國臣民所敢末議乞自元帥府擇推賢人永為藩屏傳等不

勝痛切須趂惶懼之至元帥府看詳孫傳狀將相多是
罷癃敗亡之徒臣僚類皆碌碌無聞之輩若舉於草澤
之間孰敢推戴者夫運數既衰亦必有繼興者若言敗
亡之世必無可繼則三王之後迄至於今安有君臣之
道人倫之序何不詳道理之深也如或必元帥府推擇
緣在軍前皆係北地漢兒若舉北人即與混一無異若
欲推擇南人其見在軍前南官亦樞密等之所共知也
未委果有所舉者否若有所舉請具姓名見示亦與依

應唯不許何㮚李若水預此議如或京城內外俱難自
舉仍請諸官各具名銜依元帥府所舉推戴伏申在京
士民郭鐸等又具諸義利申告軍前　要盟錄曰鐸等
伏聞欲令選擇賢人以主此土鐸等聞命震驚罔知攸
措竊惟元帥擁弔民伐罪之師行應天順人之道既陷
京城斂兵不下全活在城生靈雖湯武仁義之兵未易
過念今上自處東宫至即帝位恭儉修德中外悅服止
緣踐位之初未熟政事輔弼非人有失大信致獲罪於大

金皇帝然念上雖失信其於天下萬姓畧無過失士民歸向久矣今遽見棄絶别立異姓不惟異姓中不見有德之人誠恐民心皇皇無所統一奸雄僭竊殺戮無辜如此則非所以上副大金皇帝及元帥府愛惜生靈之意也伏望元帥垂天地再造之恩全始終生成之賜復立今上以主此土世修享貢以報鴻恩則今上感戴之誠何敢忘也如元帥必欲以失信為罪則監國嗣子實惟其人他人俱不足當此如或未可即肅王景王温淳忠

義俱有賢德國人共知選擇賢者以承嗣位人心傒慕實天下蒼生之幸今若别立異姓設或倉卒之間選擇非人蹈前車已覆之轍不免再軫大金皇帝聖慮而民復墜塗炭鐸等情動於中義不可辭仰冒威嚴無任叩頭泣血俯仰俟命之至監國揭榜是日京城四壁坊巷軍民皆詾詾不定監國有榜曰訪聞小民多持兵器往來街市仰安業如故依前持兵仗者並決配又申諭云上皇出郊止為求駕回内仰民安業不得造作語

言誑惑衆聽是日彈壓官四出百姓持兵器廵防者如故

九日己巳文武百官孫傅等又狀申軍前孫傅等第四狀准元帥府劄子節文再請恭依已降聖旨早舉堪為人主者一人當依已去劄子施行右傅等竊念本國趙氏祖宗德澤在人日久累前滙懇控告今來渝盟失信止是上皇與前主其子及支屬並不干預上冀恩造更賜詳酌庶得中外帖然不致生事若不容傅等死請必欲

推擇異姓自中及外委無其人兼實難於自舉伏乞元帥府選擇敢不一聽台命又狀右傳等除已與百姓父老具狀申元帥府尚有未盡之意不敢自默今更忍死瀝血上干台聽伏以前主皇帝違犯盟約既已屈服而舍之存亡繼絶惟在元帥不然則有監國太子自前主恭命出郊以來兼撫軍民上下帖然或許就立以從人望若不容傅等中臣子之情乃欲别立異姓天下之人必不服從四方英雄必至雲擾生靈塗炭卒未得安傳

等自知此罪在不赦然念宋自祖宗以來德澤在人於今九世天下之人雖匹夫未忍忘之況傳世食君禄方主辱臣死之時上為祖宗下為生靈尚有可言不敢避死傳等無任哀痛惶懼隕越之至謹具申皇子元帥國相元帥伏候台旨　遺史曰是時在京士庶雖見上皇以下六宮后妃親王駙馬出郊留守司及開封府猶密其事市井間皆未知端的然其事漸彰人情方憂懼是日也宣德門前揭示黄榜備悉金人節次移文及孫傳

等應報文狀民間始知欲立異姓相顧號懼隕越皆悔不令上皇東廵上還都也留守司慮恐軍民作亂乃令京城四壁都彈壓范瓊撫諭軍民軍民咸泣不已瓊大呼曰自家懣只是少箇主人東也是吃飯西也是吃飯譬如營裏長行健兒姓張底來管着是張司空姓李底來管着是李司空汝軍民百姓各各歸業照管老小軍民聞之皆氣銷而去然罵瓊不絕聲

十日庚午孫傅張叔夜百官父老畢集南薫門號哭

賫狀於門乞繳申中軍孫傅第五狀云文武百官僧道軍民孫傅等右前已累申元帥府乞矜恤趙氏存全社稷許國主歸國降號稱藩永事大國就立監國嗣子以從人望或選趙氏近屬使本國生靈有主中外帖安以全大國弔伐之義傅等今在南薫門拜泣俟命不勝哀懇痛切之至吳幵莫儔賫到元帥府劄子曰吳承旨回得孫樞密等狀二道並初七日狀二道備已洞悉有契勘昨有文字惟貴道德不在名位髙卑

令請百官僧道軍民耆老既為行府於在京官僚未諳可否但恐在京目下為首勾當官員必是可舉可以共立早具本官銜狀申如未可即依已去文字須得共薦一人限今月十一日如此度不見舉薦必别當有悔吝無得有違天會五年二月又大金元帥府牒今月十日右副元帥親到左副元帥麾下共議宋人告請復立趙氏至晚到本營方有善利門下官員送到汴京軍民僧道耆老郭鐸等告乞立趙氏文狀並孫樞密等今

月七日八日三次共五道録曰為言此事已經共議差官入京須得别行薦舉外善利門下人員以輙受狀又嚴加懲戒訖慮在京人猶以投狀為辭别致住滞今請在京諸官孫樞密等照會依吴承㫖莫學士等賫去文字日限施行不得住滞吴幵莫儔持文字來云尼堪大怒月日二事不了便舉兵入士庶傳聞𦊨語相與號泣

十一日辛未百官等以議狀申軍前乞立張邦昌　偽

楚録曰留守司勾集百官會議相視久之計無所出衆曰今日勉强應念不然一城生靈屠戮於趙氏何益既無善策不若舉在軍前者一人張邦昌舊任宰相姑舉之以塞命想二帥意必有所屬議定行儔復以議狀往孫傅第六狀云文武百官僧道軍民等准元帥府指揮須得共薦一人限今月十一日狀申者契勘自古受命之主為上膺圖籙下以勲德在民或權强近臣或英豪特立有大材略因而霸有天下方為人樂推今來本國

臣𠍐如孫傅等召自外方被用日淺率皆駑下迷悞趙氏以至今日人皆懷怨方此俯伏謹俟誅責若付以土地俾備藩屏必為百姓怨嫉立致變亂上負選建之意然傅等奉元帥之令備述詔書嚴切舉國惶恐非敢違拒實以在内官員委無其人伏望元帥台慈體念乞於軍前選命張邦昌以治國事如軍前别有道德隆懋為天命所歸者乞賜選擇則本國人民敢不推戴者時孫傅張叔夜不簽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七十九

三朝北盟會編卷八十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二年二月十一日辛未盡十三日癸酉

十一日辛未皇后太子出詣軍前 宣和録曰是日金人取皇后太子甚急午間皇后太子出門車凡十兩百官軍民奔隨號泣拜於州橋之南攀轅號慟往往隕絶

於地至南薰門太學諸生擁拜車前哭聲振天中有一人大哭擗踊於上其他往往皆氣塞淚盡無能哭者時已薄暮將近門猶聞車中呼云百姓救我金人在門下者迫行范瓊先以危言讋衛士然後益兵擁皇后太子出都人憤疾又曰先是正月上再幸敵寨以孫傅兼太子太傅以保護東宮及軍前索皇后太子傅欲留東宮太子不遣密謀以黄金五十兩使人匿太子於民間别以狀類太子并宦官二人擊殺并戮當死者數人以其

首同屍并宦者屍送至軍中告以宦者竊太子欲投軍前都人爭之擊殺宦者誤傷太子因以兵討殺其為亂者欲得人以死替太子自初七日至十一日無當之者傅撫膺大慟曰不謂中國無一男子且上蒙塵託孤於傅豈可自脫分付於人吾太子太傅義當與太子同死生今主辱臣死之時金人雖不索吾吾當從太子出求見二帥以義責之以祈萬一然後就死衆偉其言時方在皇城伺候太子同出傅之子因來省傅傅叱曰使若

勿來而竟來耶吾分死國矣雖汝曹百輩來吾心不可移也叱使速去勿亂人意傳之子亦曰大人以身徇國某何言哉願大人力保太子遂以留守司等事付次官吏部尚書王時雍有頃傳從朱氏太子至南薰門求見二將守門軍人曰軍中惟欲得皇后太子留守何為出耶傳曰主上出辱太子復出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傅上既不回當以死從太子幸為速白元帥軍人許為稟傳之是夜宿門下不動黎明軍人開門以尼堪命召傳入

十三日并家屬取去　遺史曰吳革見太上皇及六宮皆出城悲痛不已已入內白留守孫傅曰上皇業已出城乞力留皇后皇太子庚午革頓首言二帝出郊駕未必回願陛下堅避以固國本孫傅曰何辭以拒之革曰有一內臣貌類太子金人或邀請則抱以登車出朱雀門密諷百姓邀留不可則隨之車下以死告奉尸以往仍以賑饑乏為名招忠義勇智之士結為隊伍太子微服車中潰圍出不從皇后及皇太子遂行先是燕王越

王出門有百姓攔截稱國中無主欲留之不令去為范瓊所戮是日瓊恐百姓喧亂乃領兵往來内前告諭百姓曰趙氏已失國軍前見議别立異姓令晚皇后及皇太子盡出不得邀阻追晚皇后及皇太子同車載以行百官萬姓哭送於道太學諸生亦哭送於門太子傅令致别哀號之聲震動天地是時宫嬪輩有徒步隨車者自皇后而下止有被服隨行士庶旁觀心胆殞潰

十二日壬申尼堪召孫傅張叔夜赴軍前　遺史曰張

叔夜赴軍前見尼堪召叔夜紿之曰孫傳不立異姓已殺之公年老大家族繁盛豈可與孫傳同死耶可供狀叔夜曰累世荷國厚恩誓與國家俱存亡實不願立異姓迫之數回終不從唯請死而已金人皆義之　吴幵莫儔自軍前入城議事是日晚幵儔以二將文字來留守司曉示榜今月十二日吴承旨莫内翰自軍前來齎到大金元帥府指揮請疾速勾集在内大小官員不限已未共議并僧道耆老軍民等更誂說諭商議共並舉

張邦昌即使連狀各於本銜親書其名背後名下押字仍於年月紙縫用在上官印限十三日申上便與册立入京如别有異見别具狀申只不許引惹趙氏若别舉賢人者亦不許阻敢有逼留不赴議所者當按軍令是夜三鼓御史臺告報文武百官不限大小使臣雖致仕在京宫觀及僧道耆老軍民班限十三日絶早並赴宣德門集議内省官員不來具狀申元帥府依軍法無請住滯右録二月十二日夜元帥府指揮在前今曉示各

令知悉

十三日癸酉開封府榜准留守司劄子勾集文武官員僧道軍民並赴宣德門集議開封府榜留守司劄子今月十二日晚吴承旨莫内翰自軍前回傳二元帥台旨令留守開封尹連夜勾集文武官員雖致仕在京及宫觀人僧道耆老軍民於今月十三日卯時並赴宣德集議竊慮混雜無以分别劄付本府將文武百官及致仕在京宫觀人並分撥付秘書省僧道赴宣德門外西闕

亭軍官赴大晟府集議不管稍闕須至指揮右出榜宣德門張掛各令知悉百官赴秘書省士庶赴東朶樓軍員赴大晟府集議推戴張邦昌事百官各趨赴既畢集仰即閉秘書省門外環以兵乃令連銜舉薦張邦昌間有先預知其意不赴議所者王時雍又令范瓊把省門以舉薦張邦昌事說諭軍民等於內前府吏台奮呼令速具名銜推戴異議者押赴軍前而軍民耆老僧道回顧無言唯唯而退獨太學諸生等以某等所見意殆不

然瓊慮軍兵視效乃高聲折衆曰當今為忠不可只可為孝遂令同人歸學時孫傅張叔夜已出獨時雍主其事晚百姓饑但見出白紙十幅令書職位姓名而退狀詞秘之不以示衆薄暮幵儔繳狀以出左司員外郎宋齊愈書張邦昌字以示衆　遺史曰金意欲立張邦昌令吳幵莫儔賫文字入城中令百官僧道耆老等共議別立異姓以治國事並不得引惹趙氏開封府御史臺集百官於百官省衆議文臣承務郎武臣承信郎以上

悉赴議乃集議於皇城司王時雍等以下皆在已寫推舉狀草但空姓名未填衆皆議未敢發左司員外郎宋齊愈自外至問時雍舉誰時雍曰金人令吳幵來密諭意舉張邦昌今已寫下文字未填姓名齊愈因記金人先已有文書云請舉軍前南官謂是邦昌無疑乃取筆書張邦昌三字將示時雍曰是又示衆議官皆無語乃並寫下文字出城去　朝野僉言曰金人榜云右孫傅等舉前太宰張邦昌狀在前疾勾集在京大小官職軍

民僧道等並於秘書省集議舉張邦昌即便書御位姓名押字仍於年月日紙縫用官印限不過此月十三日申上便與册立入京不許引惹趙氏若别立異姓具狀敢逗遛不赴議者當按軍法一時百官觀是榜無不涕泣

御史中丞秦檜獨狀繳申論列謂邦昌輔相無狀不能盡人臣之節以釋二國之難不足以代趙氏情願乞押赴軍前面論檜狀曰右檜竊緣自祖父以來七世事宋身為禁從職當臺諫荷國厚恩甚愧無報今大金

擁重兵臨巳拔之城操生殺之柄威制官吏軍兵等必欲滅宋而易姓檜家盡死以辨其理非特忠其主也且明兩朝之利害耳趙氏自祖宗以至嗣君一百七十餘載功德基緒比隆漢唐實異兩晉頃緣奸臣渝盟結怨鄰國謀臣失計嗣君誤主喪師遂使生靈被害京城失守嗣君皇上致躬出郊求和於軍前兩元帥既允其議已布聞於中外矣且空竭帑藏居民之所積追取輟鑾輿服御之所用割交河北之地恭為臣子今乃變易前

議自欺斯盟致二主銜寃廟社將傾爲臣子之義安忍視而不論哉且宋之於中國號令一統綿地數百里覆載之内疆域爲大子孫繁衍充牣四海德澤加於百姓前古未有興亡之命雖在天有數焉可以一城而決廢立哉昔西漢絶於新室而光武乃興東漢絶於曹氏而劉備據蜀唐爲朱温篡奪而李克用父子猶推其世序而繼之葢繼世之後德澤在人者深其基廣業巨勢雖遞降四海英雄必起天下之士不敢窺其位所謂基廣

則難傾根大則難拔此之謂也西晉武帝因宣景之權以竊魏之神器德澤在人者淺加以惠帝昏亂五王爭柄自相殘戮故緣石勒得以據中原猶賴王導温嶠輩輔翼元皇江左之盛踰西京石晉欺天罔民交合外邦以篡其主其於天下也得之以契丹失之以契丹況小主失德任用非人而忘大恩曽未德澤下及黎庶特舉中國藩籬之地以賂敵人天下其思之哉此契丹之所為能滅晉也宋之有天下九世宥德比隆漢唐實異西

晉大金廢立之議可不明天地之意以攷古今之迹哉
切觀大金今日計議多前日大遼亡國之臣畫籌定計
所以必滅宋者非忠於大金也假滅大金以報其怨耳
曾不知滅大遼者大金大宋共為之也大宋既滅大金
得不防閑其人乎頃上皇誤聽奸臣因李良嗣父兄之
怨滅契丹盟好之國乃有今日之難然則因人之怨以
滅人之國者其禍豈可勝言哉為計議者必欲滅宋之
策在絕兩河懷舊之思除鄰國復仇之患而已又曰大

金兵威無敵於天下中國之民可指麾而定若大金果能滅宋兩河懷舊之思亦不能忘果能滅宋徒使宗屬賢德之士唱義天下竭國力以北向則兩河之民异日撫定之後亦將去金人而歸宋矣且天生南北之國方域至異也晉為契丹所滅周世宗復定三國實為晉報恨然則今日之滅趙氏豈必趙氏然後復仇耶雖中國英雄亦將復中國之仇矣檜今竭肝膽捐軀命為元帥言廢立之議以明兩朝之利害伏望元帥不恤羣議深

思國計以辨之於朝若用讒言以矜已之功能非特傷
敵國之義亦貽患於異日矣又禍莫大於滅人之國昔
秦滅六國而六國滅之符堅滅燕而燕滅之頃童貫蔡
攸貪土以啓主欲營私而忘國計屯兵境上欲滅遼以
取燕雲之地方是時也契丹之使交馳接境當時國計
應從其請乃欲邀功業以兼人之地遂貽患於主而宗
社墊危今雖焚尸戮族又何益哉今元帥威震中原功
高在昔乃欲用離間之論而矜一已之功其為國計亦

危矣貫攸之計可不鑒哉自古今來強者固不足恃劉聰石勒威足以制愍懷而挫於李矩數千人之衆苻堅以百萬之師衂於淝水之旅是兵強而不足恃也大金自去歲問罪中原入境征戰已踰歲然所攻必克者無他以大金久習兵革中國承平百年士卒罕練將帥未得其人也自古中國地土甲兵之威四鄰無有將相英雄世不乏才使異日士卒精練若唐藩鎮之兵將相得人若唐肅代之臣大金之於中國能必其勝哉且世之

興王以有德而伐無德以有道而伐無道然後皇天祐之四海歸之若邦昌者在上皇朝專事燕遊不務規諫附會權幸之臣共為蠹國之政今自社稷傾危生民塗炭雖一人所致亦邦昌為之力也天下之人方疾之若仇若付以土地使主人民英雄必盡起而誅之非特不足以代宋亦不足為大金屏翰矣大金必欲滅宋而立邦昌則京師之民可服而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師之宗子可滅而天下之宗子不可滅檜不顧斧鉞之誅戮族

之患為元帥言兩朝之利害伏望元帥稽考古今深鑒斯言復嗣君之位以安四方之民非特大宋蒙福實大金萬世之利也不任惶懼懇告之至謹具狀申自餘百官所議其畧云奉大金皇帝詔旨二元帥令旨欲少宰張邦昌為主某等荒迷不知所措敢不推戴如更欲別選賢人亦取自軍前指揮

三朝北盟會編卷八十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八十一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二年二月十四日甲戌盡二十一日辛巳

十四日甲戌吳幵莫儔齎到軍前牒據文武百官申乞立張相治國事已申本國許冊立為皇帝請牒冊寶及一行冊命禮數　金人取親王帝姬駙馬及南班官親

屬　遺史曰先是金人破真定府得走承馬受内侍鄧述者太上倖臣也置在軍前至是尼堪斡里雅布懐廢立之意也先令鄧述將太上兒女供具其數又嘗取内侍四十五人至軍前問其人管甚職事問畢却遣回一半別换曾管宫闈者時留守司大臣不疑其故以謂要管宫闈之人是金人欲效之後吳幵持廢立文字要太上諸王以下孫傳意欲藏匿吳幵持文以示乃鄧述與管宫闈内侍先已具其數已各書姓名以示之傳乃吞聲

而盡發焉又金人於宗正黄(一本云董)少卿處取玉牒簿去指名要南班宗室先自二王宮濮王宮以近屬官序高者先取宗室逃竄於細民家藏匿徐秉哲為金人所逼押文引令諸使臣收捉使臣利於得財凡所藏匿必捉得之獲免者十有一二其文引云或於南薰門蕭太師處交割或於順天門耶律大夫處交割皆用牒押字或謂徐秉哲為人之臣忽押牒取國之宗屬以贈仇讐其貪生忘國之意有如此者開封府捉事使臣竇鑒曰我

生為大宋之臣豈忍以大宋宗族交送於金人乎遂自縊死

十五日乙亥金人取御史中丞秦檜赴軍前以廢立異議故取之　集百官作推戴表軍器少監王紹草之王紹表先叙大金皇帝云道合三光功高九有惇德允元智將幾於虞帝弔民伐罪義實過於周王又叙邦昌云惟太宰相公識探天人學貫古今内外之聲久著天人之意允洽膺大國褒崇之禮希前王作聖之功可治國事

以主斯民　吳革置賑濟所謀起兵以救駕皇后皇太子既出城吳革謂二帝與天眷皆遭敵人拘留為人臣者何用生為乃於啓聖院置局名賑濟所募士就食一日之間不啻萬人革隂以軍法部勒以吳銖左時朱夢說張知彰馬獻可吳忠徐偉参謀議偉又率兩學進士崔閎臣周虎臣等八十餘人應募因檄偉總轄士人是時康王為天下兵馬大元帥駐軍山東偉獻言於革密遣薛安裴進靳立等數輩懷蠟彈由閒道告急於元帥

府乃約在外將相擁兵進城内外相應夾攻敵寨圍還二帝保全宗社革從之　孔彦威斬常謹獻首於大元帥府以常謹官職差遣授彦威承信郎孔彦威為常謹下提轄衙兵乙丑彦威詣帥府密告常謹自受帥府劄子授武翼大夫閤門宣賛舍人合依王㫖取便路往柏林鎮駐劄謹乃離朝城縣住泊十日不動忽一日席地置酒請彦威及近上使臣十人數盃後謹説佐官不自由不快活只欲落草去取快活如何衆不應謹説待别

商量即散去次日差彥威前去山口路欲望襲慶府去作過彥威衷私一日一夜走投帥府告首王問何以驗實彥威曰謹具差使臣五人齎金銀在此召募帥府軍兵兼謹已移寨出鄆城住泊擄掠鄉村王遣人密伺果獲五人又發探報察謹動息悉如彥威所告王命只以常謹所帶武翼大夫閤門宣贊舍人并統制本路下人兵便許彥威令自斬謹首級及撫定得軍情無他即擎首級來即授之遂授彥威方畧令齎撫安軍衆榜示以

行彥威馳歸見謹紿以回自山口次日謹與所擄婦人雜馬馳驟彥威馳馬及謹挾謹下馬驅捺在地數謹罪懐中出撫定榜示以徇衆衆皆曰可斬遂斬謹撫定其衆取謹首馳詣帥府乙亥以獻王喜犒勞彥威許奏官職辛巳奏擬彥威武翼大夫閤門宣賛舍人統制本頭下人馬一萬人令去開德府城下駐劄聽宗澤節制

十六日丙子金人遣曹少監郭少傅同開封府徐秉哲治事時方議立張邦昌未定京師事務金人主之百官

凡有一事即取稟軍前至是金人令曹少監郭少傅同徐秉哲治事軍前指揮令百官依舊入局治事軍糧依舊支散　金人取宮禁庫藏珍玩諸物金人盡取内藏元豐大觀庫簿籍悉取寶貨及大内諸庫龍德兩宮珍寶奇物　僉言曰太上平時好玩珍寶雖有司與宰相不能知之内侍王仍等曲奉尼堪說其物指其所在而取之　金人取太學博士十人太學生堪為師法者三十人金人索太學生博通經術者三十人如法以禮謹

聘前來師禮不敢不厚忽有應募願行者大抵多四川人及兩河人兩河人思得假便移鄉四川人皆為利往也官司人給三百千保治裝三十人者欣欣然應聘初金人圍城太學生汪若海等勸人納資財賞軍上在軍前董時升勸人納金銀徐揆投書於二帥乞免金銀上久不歸汪若海說二帥乞復鑾輿人皆稱太學多忠義之士至是城中乏糧困匱金人時有洗城之語又疑金人不去欲遷在京之民者太學生皆求生附勢投狀願歸金

國者百餘人元募八十人而投狀者一百人皆過元數其鄉貫多係三川兩浙福建京師者比至軍前金人脅而誘之曰金國不要汝等作大義策論各要汝等陳鄉士方畧利害諸生有川人閩浙人者各爭持紙筆陳山川險易古今攻戰據取之由以獻又妄指娼女為妻要取諸軍前後金人覺其無能苟賤復退者六十餘人委無才能不足以為師法復欲入學司業博士集衆榎楚而屏之士之苟賤無守有如此者　遺録曰金人初取

太學生正録三十人為北方賢資令國子監各給三百貫發遣正録皆懼乃私誘學中素無廉恥者以充數即日出城其齎糧并為敵有亦從而不追

十八日戊寅大元帥府再行下諸處勤王進發　遺史曰是日慕府奉大元帥康王指揮京師全無消息吾寢食不遑可再呈檄書行下諸處契勘當府今月七日九日十一日十三日十五日十七日節次劄下興仁府黃待制駐劄開德府宗元帥節制諸頭項人馬及劄下南

京宣總兩司互為應援及一面關牒陜西京師江淮勤王師帥去訖外令再契勘探報大金歸期全未見的確京城信息不通或云繫橋或云絞筏不久渡河然登城之敵至今不下大寨或有小寨未起傍列四處刦擄吾民搬運糧斛或稱候麥苗長大可餵牛馬方可北歸是未有去計講和之說實緩我天下之師觀其形勢慮包詭謀令仰見在開德府駐劄副元帥宗修撰興仁府駐劄節制黄待制各切加意召募信實人前去硬探知見

得委有奸計尚或窺伺舊城未有退師之意仰審觀形勢料度彼已隨處糾合附近統制官人兵尅日進寨於近京駐劄張大軍勢通協令去仍切持重明遠斥堠毋致反落奸便不得先以人兵跳奔自啟敗盟之釁內如宗元帥舉師之日先告諭開德府濮州黃待制舉師之日先告諭興仁府單州廣濟軍各嚴備守禦其逐處城上城先分已擺布若軍若民之兵不得一例起發使各保守以防乘虛及逐處守臣各應付隨軍糧食五七日

并後來不住相繼應副仍各申隨處所屬轉運使不管
少有闕誤并仰南京宣總兩司照會與宗元帥黄待制
一依今來指揮各猜覘探互相關報會合進寨約日於
近京駐劄務要聲援相應及仰一面備坐今來指揮行
下陜西京西江淮等路勤王領兵去處約日催發會合
仍具逐頭項職位姓名及劄下河北運判顧大夫京東
運副黄龍圖隨軍轉運梁修撰等各隨處應副錢不管
少有闕誤并小貼子兼契南京開德府興仁府等處去

京城遠近不同即起發當有先後務要同日到京城側近切在契勘無令參差不齊又小貼子再契勘京城圍閉日久時朝廷遣使齎詔傳諭雖知金人已再講和無復擄掠然到久累月未聞退歸阻隔道路朝廷命令不通臣子之心寢食不遑今來勤王之師諸道雲集便欲相與戮力進兵血戰仰念主上屈已謹信講好息民之意未得轉進當府已累劄下審觀形勢可進無先以兵相加自取敗盟之釁今仰節制黄待制潛善副元帥宗

修撰宣撫使范承宣訥北道總管趙資政野經制翁閣學彥國發運向直閣子諲發運方徽猷孟卿淮南東路提刑种郎中師中知揚州許龍學份前知密州郭待制奉世西道總管王資政襄陜西五路經制錢侍郎蓋知淮寧府趙待制子崧各切親飭諸將整軍伍利器械具糗糧若旬月之間師猶未退忍復坐視當約日齊進誓身一戰凡臣子世受國恩各懷忠義之報必願効死立功仍仰吐心瀝誠紬繹方畧合謀觧難速行條具申

金人取詳通經教德行僧數十人金人來索詳通經教德行僧開封府即令拘諸院禪僧等每院不下十餘人解赴金國軍前復有退令歸者所留僅二十人待遇頗厚諸寨請輪齋襯殆無虛日

二十日庚辰王發東平府先是帥府排日劄下諸處勤王師帥約與會合幕府聚議宜進寨濟州勉擇官王府選定用庚辰進發是日起發東平府先是軍前人情隨府諸色人等唯思家喜南去河北諸郡勤王兵懼戰鬬

欲北歸至是北兵見帥府趨濟州多不欲南於是五更於北門及縣前兩處放火欲駭亂軍衆張俊捄撲滅之奸謀不行晚宿中都　金人移文再根括金銀是時被發遣出城者足相躡於道塗金人見其隨行籠內有金銀尼堪大怒斥責根括官吏以謂皆以為盡絶各有結罪文狀今乃如是耶故移文再行根括督責益峻急既而揭榜曉諭委四壁官根括如初民情自是殆無生意自月初發遣宗室宦官宮嬪輩如今兩旬猶未盡號呼

之聲道途不絶

二十一日辛巳尼堪喚吏部侍郎李若水等議立異姓事若水罵詈同王履死之　靖康忠愍曲周縣李公事迹曰公姓李氏諱若水字清卿始名若氷洺州曲周縣人曾祖宏故任莫州録事參軍贈太子太傅祖庠故任鄭州管城縣主簿贈太子太傅父恂故任開德府議曹掾贈少傅世業儒仕州縣著清白聲公自幼苦學工於屬文政和八年嘉王榜勅賜同上舍出身初任迪功郎

大名府元城縣尉時河朔盜賊起以捕獲功改承仕郎復以功賞轉宣教授平陽府司録宣和六年春試學官有司愛其文典雅近古擢為第一除濟南府府學教授先是左司員外郎高景云嘗見其詩奇之遂立薦於朝除太學博士時文格彫獘獨以古文倡之從者甚衆七年春李公邦彥起復先年當蔡京落職致仕其子攸用事李公欲託病求去公素蒙見知乃上劄子言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安可假病默默而退當抗論上前以盡

大臣去就之義無使天下有伴食之譏李公頗不悅繼以非舊寀關減罷遂不復除用嘗以啓上李公具末云顧積謫之云久宜致理之尤難首建裁損而國用未豐痛罷科繇而民力猶困邊陲初定當求守禦之方賊勢稍衰可弛防閑之策權貴抑之而益廣仕流濫矣而莫懲凡玆十數之大功未睹軒昂之成效政宜解榻以待士置驛以招賢博采寸長用俾遠見未幾金人入邊果如所見料靖康元年夏再除太學博士待闕間差權太

常博士累轉朝奉郎時開府儀同三司簡國公高俅薨

皇帝令掛服舉哀承太常寺告報輪當賛導入劄子俅

敗壞軍政致金人長驅罪與貫同等當追褫官秩示不

終赦不宜辱舉推之禮數日未報復入劄子備論其事

朝廷從之即除太常博士八月朝廷欲遣使金國以租

賦贖三鎮令侍從臺諌各舉三人公兩預其薦召上殿

賜今名除秘書省著作佐郎借秘書少監奉使大金山

西軍前到太原見國相尼堪時太原真定已陷租賦不

能牘三鎮途中嘗有詩呈副使王坦翁曰中山忠義定何人數月相從笑語真未信功名孤壯志不妨詩酒寄閒身此來飽看千岩秀歸去遥知兩鬢新就使牧羊吾不恨漢旄零落落花春又曰舊持漢節愧前人聞許傳來若不真五鼓促回千里夢一官妨盡百年身關山吐月程程遠詩景含秋句句新孤館可能忘客恨脫巾聊進一盃春十一月十一日還朝十三日聞敵騎已南有旨令同王雲等再議除侍從公辭乃已十五日知樞密

院事馮澥使尼堪借公徽猷閣學士副之是夜到中牟守河潰兵作過或云已有敵騎渡河左右甚駭謀取盲改路馮澥問當何如公曰守邉防河諸把隘將士皆望風逃避奉使者又如此朝廷將何所頼以某處之唯有死而已今云敢回者行軍法衆遂定路中日一奏乞京城設備至懐州界逢金人大軍館伴劉思蕭慶云已遣使往汴京畫河為界三鎮更不湏理會隨大軍至西京界聞門下侍郎耿南仲同知樞密院事聶昌出使交割

河北河東閏十一月三日到京城外拘留冲虛觀嘗賦詩以見志曰戰馬南來久不歸山河殘破一身微功名誤我閒雲過歲月驚人迅鳥飛每事恐貽千古笑此生甘與衆人違艱難重有君親念血淚班班漬客衣金人獨遣馮澥同蕭慶入城請與皇帝相見欲議盟誓不從又遣蕭慶入城請與皇帝相見又不從許宰相親王出後數日兩樞密兩郡王分使軍前議不合尼堪軍攻城愈急

三朝北盟會編卷八十一

三朝北盟會編卷八十二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辛巳盡其日

城破次日館伴來相見説景王請命書上猶有御寶料城中未甚亂國相教撒猷來欲令入城遂於城破處見尼堪斡里雅布云令何相公來議事國書中亦説此意

入見奏之當日何㮚出次日又遣濟王中書侍郎陳過庭出何㮚回陳二帥請與上皇相見上欲代之先遣請懇告次日出幸敵營留三日而還後除禮部尚書力辭上曰徽猷閣學士自與尚書同班卿可受之復以借官辭不已改除吏部侍郎命兼權開封尹辭之降御筆云卿始終為國兼尹不須辭免二年正月九日軍前遣使將國書來說農務將興及徽號事須當面議請皇帝出郊遂降詔次日出二月六日金人變議公母夫人張氏

聞之慟曰吾子平日剛直死難决矣自後不通消息當月二十一日權府曹呂穧在朱雀門見取過軍前醫官能調入城取物説某修合處在國相位廊下屢喚李侍郎來理會事早來又見問何唯你堅不欲立異姓李侍郎道上皇悔過避位主上孝慈勤儉無有過行國相云趙皇失信使南北生靈如此豈不是過李侍郎道若以失信為過國相亦有失信處乃歴數之某忘記其語又云你刼金帛女子止是一匹夫耳你生命决不久國相

大怒令推出處置二十四日隨行虞侯謝寧入城運取家小說某一生在監軍處打傘前此常隨定侍郎初六日時先収了金國詔書尼堪令蕭太師脫御服侍郎向前抱持皇帝令不得脫被十餘番人拽過一邊叫道此大朝真天子你等外臣不得無禮又被番人打口面見脫了御服即時氣絶於地謝寧不敢喚少時却蘇衆巳分散只有十數甲兵守之傳國相指揮須管要李侍郎在遂令謝寧扶到青城左掖門側廊屋内住每日供三

沓飲食侍郎絶不能喫似中暑底後蕭太師三次來道事已如此你休執迷揀長處行恐壞性命不是你好人我不來勸你又云你前日罵詈國相國相亦不見過你若順從他時與你好官做侍郎只道天無二日民無二主謝寧曽勸道侍郎父母年髙兄弟又多若稍順他恐可得回侍郎叱云古時有忠底人如今無你理會不得十六日國相來喚理會事了却放回二十一日又喚去理會事甚多時林後只見侍郎罵詈國相令推出處置

又回面叫罵不喜聽遂和謝寧縛了到南郊側近顧謝寧云我為國家合死枉帶累你監軍道待與你放了你回頭來也未猶罵詈不止遂害之及說被害區處某後來亦不敢回去埋藏至四月四日金人已退家人出城尋認依謝寧所言區處得之暴露四十餘日肌肉不變時年三十五初金人出傍闕下求立異姓云軍前南官亦當舉唯不許何㮚李某預此議及軍前取家屬兄若虛到南薰門親見番官數十共嘆其忠且言我大遼死

難者二十餘人你南朝只李侍郎一人後自京師奔大元帥府上書者數十人皆言社稷死者唯李若水一人今上皇帝即位之初尚書右丞呂好問又上劄子乞優加褒贈建炎元年五月九日奉聖旨特贈觀文殿學士與子孫恩澤五人賜其家銀絹五百匹兩後因臣僚劄子乞賜美謚當年六月九日奉聖旨可特謚續准告謚忠愍建炎三年七月召兄若虛上殿上正色曰圍城中士大夫止有李若水紹興四年正月內明州見武節郎

新鎮江府焦山巡檢張說圍城中作行門第二次從駕出郊親見當日尼堪在殿上高尚書讀罷詔使蕭慶脫御服獨侍郎向前云陛下不可脫此輩亂做也立於淵聖皇帝後左手掩抱淵聖皇帝右手指而罵之某等出門外不見後面事紹興八年夏金國使人烏凌阿思謀對接伴稱公忠義且問子弟幾人今在某處仕官紹興九年春又蒙朝廷給還致仕遺表恩澤三人建炎二年秋家屬流寓揚州遂藁葬公於蜀岡紹興十一年五月二

十三日還葬公於湖州歸安縣廣德鄉卜村南黃龍塢少傅公瑩之左勅賜墳寺額曰褒忠永慶禪院賢士大夫作哀挽者百餘人公娶劉氏趙氏並贈碩人三子曰浩早亡曰淳曰浚孫四人楷札檡相繼以二子郊恩累贈公左宣奉大夫所著詩文經兵火多散失有文集十卷其行狀墓誌神道碑皆未就故實紀其事迹又逸事曰謝寧云二月二十一日在南郊側近監軍閤侍郎云你回頭也未侍郎厲聲罵詈不止遂被監軍打破唇齒

侍郎神色不動噴血奮罵愈切監軍以刃裂頤斷舌逦寘於死死巳又肆慘酷至於身首異處膏血浸於原野者几四十三日家人於被害處収殮時形貌如生此段紀事迹時諸史以先大史母年高恐痛傷其意遂不敢書至乾道中諸史淪亡因於秘収遺藁中又得其遺始盡書其本末

尚書省贈官劄子告詞建炎元年五月初九日

奉聖旨故吏部侍郎李若水忘身為國知死不懼忠義之節無與比倫達於朕聞為之涕泣可特贈觀文殿學士與子孫恩澤五人贈其家銀絹五百匹兩勑節義士

之大閑能忘身而徇國爵禄國之砥石宜懋賞以報功肆加恤典之崇越進彞章之限故朝奉郎吏部侍郎賜紫金魚袋李若水操履端重學植粹醇儒館掄才早膺選任從班入侍旋被旁求屬鄰敵之内侵數受辭而出使勤勞靡憚誠慤勿欺念國難之非常駭敵情之不測二聖遭北遷之阨大統有中絶之危奮不顧身義形於色仁必有勇知處死之非難慫焉得剛信茍生之可愧忠義之節無與比倫達於朕聞為之涕泣是用寵以輔

臣之異數躐陞秘殿之階名賻物具儀賞延及子昔段秀實笏擊朱泚顔杲卿面折祿山簡册有光精神如在惟爾英烈追配古人䰟其有知服我休命可特贈觀文殿學士餘如故　臣僚乞賜謚劉子吿詞臣僚上言伏見故吏部侍郎李若水將命軍中備嘗艱險功雖不遂志實可憫青城廢立之際獨以鴻毛之命爭論刀鋸之側義形於色卒殞非命志節凛然不愧古人伏望斷自睿慈特與優典追贈官爵錫以美謚六月九日三省同

奉聖旨李若水忠義無比倫已推恩外可特賜謚勑朕
灼觀之古昔歷考忠義凡有臨危致命之秋多仗節死
難之士世無倉猝擾攘之變人有媮懦委靡之心苟貪
其生鮮蹈於義惟爾忘軀而徇國我其録德而褒功故
朝奉郎試吏部侍郎賜紫金魚袋贈觀文學士李若水
出入敵營始終漢節威武不屈意氣自如嗟殞竭之靡
他宜旌嘉之首及載稽謚典式究僉言危身奉上謂之
忠佐國逢難謂之愍於昭大節以示寵光慰爾九原之

知為我百辟之勸可特賜謚忠愍餘如故　靖康小雅云公諱若水宣和七年冬十一月金人渝盟遣其國相尼堪將兵入河東知代州李嗣本首叛從敵將燕人耿戌律守石嶺關復開門迎之敵遂圍太原又遣其二太子斡里雅布將兵自平州入攻及境賀正旦接伴使傅察以不屈而死薊州燕人內應燕山帥郭藥師以常勝師迎敵其貳張令嶶劉舜仁潛與敵通既接戰二人擁兵不前藥師遂敗走還燕山因拘太師蔡靖都運使

呂頤浩而下全燕之地降敵敵兵入攻保州中山不克前陷信德府遂犯京畿十二月天子內禪皇帝嗣祚上尊號於龍德宫越明年正月五日金師至京都之地營於牟駝岡攻城不利而种師道等諸道勤王之師咸集遂議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以和二月敵衆北歸尼堪處河東之師襲其後留攻太原是歲夏天子求專對之才以備出疆大臣以公應詔入對上奇之遂抵河東尼堪力言講和之利朝議許之因遣王㒞偕來是時太原

失守敵馬已南十一月尼堪營於京城之南青城齋宮斡里雅布營於京城之東劉家寺兩軍併力長圍遂合上數遣公出城見尼堪且求成金偽許之閏十一月二十五日城陷公出見尼堪稍以爽約質之既斂兵不下上幸敵寨公復扈蹕既還和議已定上嘉公勤勞稍遷至吏部侍郎靖康二年正月十日車駕再幸軍前公復從前敵督所括馬及金帛婦女藝術益急回鑾稍稽中外危急二月五日果行廢立是時公侍上側極力爭之且

責之曰爾許我和屢矣天子為生靈屈至尊親來計議
既以勢力苟留又輒敢無禮如此何也公知敵意已定
因抱上大慟且罵曰爾曹何無禮之甚也遠國之人敢
脅中國聖明天子乎可速送駕歸去苟不從吾言則主
憂臣辱主辱臣死吾將以死爭之矣諸將大怒因使人
拽公去以馬箠擊公口面流血及縛置之空舍中三日
不與食而公罵不絶口已而遣其貴臣高慶裔來以好
語來諭公曰公忠孝人也大金將寵用不恵不富貴何

不少屈徒死何益也公曰爾曹背謬豈知臣子有忠之節乎我大宋忠臣也聖主被辱恨不手殺汝輩以謝吾君而乃以富貴誘我我有死而已因極罵之且求速死敵知其不可回也遂斃之棄於道側公之給使親見始末因逃歸城中且言之四月十二日敵馬已去公之父與諸弟同公給使出城得其屍已浹六旬而不壊如生因以衣衾棺殮卜葬建炎初贈公觀文殿學士官其子若弟凡七人嗚呼方二將破京師擁重兵廢置中原人

主如兒女子戲其凶威虐焰望而褫魄公以一身摧之若視螻蟻嗚呼忠義之節冠絶中外誠可揺海嶽而動天地矣故靖康之難死節之士公為第一詩曰烈烈李公實備全德義動幽明氣貫金石扈蹕敵營爰究忠烈杞人之憂廢立大阨公挺不顧二將面叱勇甚雷霆天地動色命輕鴻毛名高斗極燎火之焚不變藍壁蹈天之溺砥柱獨立死得其所震耀方册　費樞為忠懸文集前序曰事與身孰重曰身重身與義孰重曰義重義

者身之用也夫人誰不愛其身也有義在焉則身有所不足愛也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故君子必權其重者況以其任危疑之難白刃㓟鑊曾何足以動吾心乎予每念靖康之變而得死義之臣曰吏部侍郎李某者蓋未嘗不壯其棄生赴義之大節而繼以流涕太息也方敵國之師再薄京城朝廷百官共難同事者非無其人也公獨以身當不測之地搯齒爛唇而罵敵之口殊不少屈

國人皆以忠臣亡助爲恨嗚呼公知所輕重哉異姓或有助公一吐忠憤則天下事亦不至此烈也子路死於衛孔子爲之覆醢公之一死宗廟社稷天地鬼神實臨之君子亦必有以處之矣生意凜然足以激忠義之氣而偷生避難者亦將羞死於地下其何以免天下後世之公議乎予爲秭歸始得公遺文而觀之盖有味其言也雖然公名在太常忠節義概天下共知之初不待文而傳然剛烈敢爲之氣表見於文字間者予竊有仰焉

故序公之文而出於節義之大庶幾可以糾偷近茍簡之俗九原莫作予重有所嘆云公洺州人字清卿初名某靖康元年賜今名出使上即位優詔贈恤有加謚曰忠愍世系爵里國史具之孤浚淳跋曰靖康禍變强敵長驅帶甲百萬猛不可當所在望風土崩瓦解欽宗皇帝擢先公於庶官兩持使者節入尼堪軍誓欲捐軀以濟艱難青城之死素定於胸中非一時不得已而為之者於戲人孰不死先公之死酷矣頤已解舌已斷猶奮

罵吐血終至於身首異處當此之時天地為之變色日
月為之無光戰士為之嗟惋敵人為之歎惜先公已死
遣我大父母皆垂年故事迹中畧懼所以重貽二老人
之深憂也獨秭歸費樞為守為先公文集序令鋟木於
蜀中能不沒其實得以取信至乾道中諸父淪亡因於
秘收遺草中又得其遺事始盡書其本末孤浚淳泣血
書
中興遺史及別録曰若水初官為大名府元城縣
尉差出下鄉止一寺中有百姓病十餘日一夜夢金甲

神人告之曰來日有鐵冠道士託汝寄書與李縣尉可達之爾病即愈病人睡覺甚異之來日果有鐵冠道士叩門齎書與病人曰可將此書與李縣尉說閻大王有書上侍郎病人以書詣若水投之具言夢中事及鐵冠道士之語書題云書上元城縣尉李侍郎閻押若水得書拆封看畢即焚之其事寖傳家人扣之終不說遂作詩曰金甲神人傳好夢鐵冠道士寄新書我與雲長各異代定知此事太荒虛後人或云書中說圍城事一錄

曰朝廷初選奉使大臣以公姓名聞上初見公名若氷曰若氷猶言弱兵也兵不可弱遂賜名若水　副使節使王履事迹曰王履字坦翁開封府人曾祖螭故任染院事閤門通事舍人累贈少師祖仲平故任憲團練使帶御器械知潞州贈華州觀察使父景琚故任皇城使知澧州贈武寧軍承宣使公好學通經史及冠即膺鄉薦不第乃於元符二年從父皇城拜南郊恩霈三班奉職元祐間上書力言朝政闕失貽怒當塗論邪正尤甚

遂褫官編置新州實預司馬光黨人之列今名在碑籍
政和初復官省差充提舉北京恩冀州黃河堤埽勾當
公事任内累以功轉成忠郎五年蒙高陽關路安撫都
總管吳玠辟充本司准備勾當公事次年隨府罷以功
轉忠訓郎續於宣和二年内又復上書極諫勒停久之
至宣和六年叙復舊官國信使中散大夫秘書少監賈
禋朝散郎試尚書戶部侍郎虞欒薦公上殿對於當年
六月内稱旨差監西左藏庫時方從義郎任滿轉修武

郎靖康元年八月内宣召上殿准勅武翼大夫充大金山西軍前年九月至太原見尼堪議欲以租賦奉大金贖三鎮地尼堪不從隨大軍復回於當年十一月十一日還京當月十四日公與李若水被旨同王雲馬識遠再使軍前日下出門行次中牟守河潰兵作亂或傳金人已渡河左右甚駭衆謀改路若水疑未決公曰守邊防河諸隘將士望風逃避奉使若又如此朝廷何所賴以某處之惟有死耳若水然之遂令曰有違者行軍法

衆遂定沿路屢浼若水奏朝廷乞嚴設備再次懷州界逢金人大金館伴使蕭慶劉思前來相見具言已遣入京請畫河為界更不須議三鎮事公隨大軍南來不勝其憤氣疾作輿以還閏十一月三日到京城外尼堪召公與若水飲曰且得到使副們鄉中了遂舉盃以勸公等尼堪曰奉使有勞宜勸以酒若水嘆曰某等才薄識淺奉命議和不能為國家定大事罪固宜死酒不敢飲尼堪笑曰前言戲之耳公曰君國事大曷可為戲遂以

酒盃擲於地尼堪大怒曰事至於此尚敢如是公曰殺人以梃與刃亦無異也尼堪曰一齊推去因了公曰平生讀書忠孝事死尚不惜何懼囚也因被囚於冲虚觀尼堪攻城二十五日城陷尼堪遣公同若水入城十二月四日公與若水從駕出軍前繼復扈駕還京除公武勝軍承宣使公辭上曰卿盡忠佐國面折金人固宜重賞公曰臣六世食禄方蒙陛下識擢身當朝廷多事之時惟願以死報國家實不敢冒膺殊賞竟不拜命遂除

相州觀察使又辭上不允正月初扈從駕出再出軍前
遂為金人所留相繼見隨行翰林司兵士鄭福歸來取
衣物備言二月初六日讀了金國詔書尼堪令蕭太師
劉尚書脫上龍衣是時鄭福正隨觀察正抱定皇帝高
聲攔截令番人不得近前道我皇帝孝慈仁儉只為百
萬生靈屈身來此見你這夥人不得無禮劉思使左右
人擗開手被衆番人打破頭面領在一邊鄭福不敢向
前尼堪即時令人押出觀察共侍郎去後過得幾日再

喚去議事觀察回來日夜號哭二十一日再喚觀察去理會事甚多時臨後只見觀察共李侍郎高聲罵詈出來言語學不得尼堪令人擁出去處置了觀察回面向鄭福你若得回去時傳語娘娘道我已為天償債也休苦煩惱左右押鄭福不得向前去鄭福不忍見不知前面去被害處繼見監文思院門從事郎張敏來說渠在軍前正見公在郊臺邊被害時神色不動仰天長嘆念歌一首只記臨後兩句道嬌首向天兮天卒無言忠臣

死難兮死亦何憾聞之者莫不隨淚公時年四十八二
男長曰高中次曰立中建炎元年五月内奉聖旨特贈
保寧軍節度使先是公與李若水被害時斡里雅覔之
嘆曰南朝得人若此二子豈有今日之事可謂靖康忠
臣也尚書右丞吕好問題公墓額曰大宋忠臣節使王
公之墓

三朝北盟會編卷八十二

三朝北盟會編卷八十三

宋 徐夢華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辛巳盡三月初六日

丙申

二十一日辛巳大元帥宿任城縣大元帥早發中都晚宿任城是夕北兵仍懷懼敵不樂南去縱橫置椅桌於

大街以限阻往來將發火謀亂張俊刺知巡寨得賊斬首以徇是夜諸營警嚴皆不敢寐　金人移文催發宗室南班官金人移文宗室南班官等須管二十五日前解發盡絕不許漏落一人開封府委官使臣小火下散行搜索大街小巷無不周徧如捕盜賊每得宗室及家屬悉被拘監饑飽不問以待遣發出城

二十二日壬午大元帥宿山口鎮大元帥早發任城晚宿山口鎮耿南仲汪伯彥耿延禧董耕耘高世則方侍

食有濟南府鎮趙不羣所部民兵告軍民人謀放火作亂係同火出首王密遣張俊擒捕到首謀者訊之無異號令淩遲處斬餘皆不問厚賜告人金帛犒以酒食自此作亂者方息

二十三日癸未大元帥至濟州王早發山口鎮申刻至濟州京東西路提點刑獄李端弼高士瞳守臣張存通判李追及士庶出郊以迎王入城歡聲夾路　中興記曰二十三日至濟州是時元帥軍濟州自黄而南分布

勤王之師宗澤屯澶州以拒敵之在衛南帛城者閭丘
陞屯濮州以拒敵之在臨濮南華者黄潜善在曹州以
拒敵之在考城者趙野范訥在南京以禦敵之在寧陵
襄邑者向子諲在宿趙子崧在野陳何志同在許皆圍
京師未得進或勸約諸道同日大進兵戈鏖戰決勝負
於一日或以為敵在城上外逼之則下而入有不可言
者又惑於曹輔張澂之説未敢前　金人取太學録黄
豐楊愿黄豐楊愿皆舉人學録近試選每占高等金人

忽移文取之或疑謂是前所發進士三十人中有仇者言其姓名乞取赴軍前二人皆託疾竟得免行

二十四日甲申金人殺禮部尚書梅執禮侍郎程振陳知質給事中安扶鞭御史胡唐老等四人　遺史曰金人移文督責金銀極為峻切官司驚懼莫知所措迫晚乃追四壁提舉根括金銀官梅執禮等四人及催促金銀官勢確等四人並赴軍前尼堪震怒拂膺作色叱責已而命執提舉官四人於監軍處殺之於是執禮振知

質扶皆被害復令鐵首令衆棄屍於南薰門下又命執
催促金銀官胡唐老胡舜陟黎確等四人各鞭背五十
放還唐老遂死確等號泣過市自是人心憂懼謂殺侍
從摧臺諫疑啓亂之端定在朝暮持兵邏巡警者又復
如初自丙寅以後金人使命入城者漸漸徑造宫闕如
詣私室折花飲酒自相娛樂或秉醉插花滿頭聯轡而
行旁若無人觀者無不切齒先是車駕未還百姓皇恐
以以為金銀不足各隨其家所有而出復得萬金納去敵

求索不已須待元數滿足又令戶部尚書梅執禮主東壁開封府尹程振主南壁禮部侍郎安扶主西壁工部侍郎陳知質主北壁便搜索百姓所藏金帛皆親至其家發掘凡十餘日梅執禮謂程振等曰金人講和已定但以金銀邀車駕金人若須元數銅鐵亦恐不足尼堪豈不知此事不如結罪狀申絕塞其所請於是四人共結罪狀言金銀並以搜括更無銖兩如後不同甘依軍法以申軍前軍前復索金銀官司稱已申去稱無有金

人以為居民藏匿不肯盡數送納因醫官內官樂官三等人於元帥處下狀稱本家有窖藏金銀乞下開封府依歸尼堪謂三人曰只汝三人敢藏金銀三人復稱在京權貴豪富人家各有窖藏不曾獻納又內侍等有說尼堪者曰今城中百姓乏食家家急欲得米試令開場以米麥出糶許以金銀博易便可見其有無之實尼堪從之下令開封府開場糶米又以官錢高價収買置十數場金每兩三十五貫銀每兩五貫五百文金每兩博

米四斗銀每兩博米一斗時百姓固藏金銀後見金人無去意城中糧乏惟憂饑死又爭以易米麥初城破軍民詐為金人刼取金銀者至是爭持以易有貧民兵卒以十餘錠金易數石麥者尼堪等愈疑多有藏匿持以責府尹官吏曰公言無有博易何多官吏不能為之對遂殺執禮等四人又斬其首許其家以金銀收贖或云敵欲盡城中物乃因藍訢等復取金銀過軍前責執禮等以實故害之　僉言曰或謂金人所殺四人者之緣

由欲結兵以救二聖曾與王時雍議事不從時雍以聞金人欲正名其罪恐動衆心故以金銀事殺之若為金銀事自有四壁根括執禮為副留守非其職也　宣和錄曰金人搬運器物自陽武九十里黄河入北清州徑趨金國二帥左右姬侍各數百秀曼光嚴紫幘青袍金束帶為飾將亦不下十人壁中珍寶山積求取無厭内使權貴鬻爵納賂各歸於敵猶以為未足遣使督責旁午四壁以從官臺官各一人提舉催促府中差官巡門

提轄四壁又添官十員措置收買仍令諸倉以米豆換之再納金七萬五千五百八十兩銀一百一十四萬五千三百兩表段四萬八千四百疋又遣使人提舉官以金帛遲延監欲勒赴軍前嘗曰京城總七百萬除無力下户寧不出金銀一錠耶明日金使來勒留守大尹提舉人供狀銀五百納足完數二十五日金使趙少監傅監軍指揮請入人提舉官赴南薰門受約束人皆重其出相謂曰吾儕倘出門必留營中不返矣或曰受朝廷

文字催促才五日今三日而所納之數比前一月反倍之復何罪可留正猶預畝又遣蕭將軍促之不得已遂行既出門監軍金牙郎君者倨坐呵責不容辯梅執禮等四人皆擊死仍斬之弃其尸門下令其家以金銀贖侍御史胡舜陟殿中侍御史胡唐老監察御史姚舜明王俟各杖百餘幾死乃下令曰根括官已正典刑金銀或尚不足當縱兵自索

二十五日乙酉大風埃不可行以官序科金銀表段金

人以金銀數少科定在京官員執政官金二百兩銀二千兩表段五百疋侍從官金一百兩銀三百兩表段一百胥以次及選人校尉盡科定數目令日下送納如違全家押赴軍前人心恐懼

二十六日丙戌夜白氣貫斗

二十七日丁亥大元帥府措置印賣鹽鈔大元帥駐於濟州慮經費不給隨軍使沢揚祖建白京城圍閉鹽法不通私商公行國之利源徒成虚設乞權宜此類在京

榷貨務法措置印造給賣東北鹽鈔許客人入納見錢買鈔引前去两路鹽場請領鹽貨候金人退京師城開日住罷從之尋委揚祖總領措置局印造鈔引節次分給濟濮州廣濟軍興仁東平濟南府沿流州軍自是公私稱便軍須供億遂有羡餘而斂不及民　金人令百官勸進張邦昌　唐恪飲藥卒或云服腦子或云服大黄而死唐恪字欽叟紹聖畢漸榜登第靖康元年再拜天官除同知樞密院事進中書侍郎八月拜少宰附耿

南仲排李綱專主和議甞建白謂金人秋高馬肥必再來乞駕幸長安為綱所阻遂乞祠侍御史胡舜陟上疏言其奸罷相除太乙宮使至是飲藥而斃　汴都記曰朝廷以唐恪為相恪俗吏昏懦無能軍民且欲擊之馮澥對曰且陛下取曹司為宰相事將奈何恪專務交締內侍通濟為姦臨事喪機士大夫或以奇謀秘計獻於恪恪厲聲曰此時見措置士亦自沮不復言二月半間先喪其夫人恪遂服大黄作腹病以死是時金人正取

之恪以前宰相恐不免故自裁　朝野僉言曰金人初六日變議十三日羣集議于尚書省議推戴張邦昌金人有榜百官觀之有泣涕者恪大慟一年少郎君斥恪曰公為丞相不能為朝廷計事以至今日况朝中皆亡國之大夫也平時鬻賣官爵習蔡京不法所為猶厚顔赴議舉異姓實負國家哭之何益

三十日庚寅吴幵莫儔來報云邦昌來日入城以觀人情仍令幵儔語城內人萬一有蹤虞即一城盡為血池

更不他擇矣於是治尚書令廳及西府以待之

三月一日辛卯朔太宰張邦昌入南薰門　遺史曰金人告報城中欲遣張邦昌入城御史臺檢准故例宰相入城百姓合迓於門經行曉諭文武百官於未時前詣南薰門迓少宰公相如期而集者凡數千人士庶往觀者又數萬人范瓊江長源諸統制官等領兵分列左右自州橋至門下森布如織申刻邦昌入門百官班迎於道城外以鐵騎護送及門而返交割與范有說諭在京

諸軍民曰交割取一箇活張相公致他死後便是恁滟不肯推戴故殺了他也即入憩於幕次與從官語移時入居尚書省令廳令從官卿監郎官十員晝夜宿直續增作五員掌管事務并使臣十五員祇應三衙門官亦同宿守敵令勸進集議於尚書省令所榜留守司今月一日元帥府津送到太宰入城已具軍民推戴文状申軍前去訖今來合取指揮右曉示各令知悉　僉言曰初邦昌在燕自正月間金人令同蕭王等至京城下方

百姓推戴時邦昌皆不知也尼堪斡里雅布令王汭持推

戴文字示邦昌讀前後文畢大驚曰趙氏無罪遽蒙廢

滅邦昌所不敢聞必欲立邦昌請繼以死二帥令王汭

召邦昌邦昌曰元與蕭王曹駙馬奉使每元帥召即三

人俱行不可獨往汭強之以行至二帥前二帥說推戴

意邦昌堅避如是者半日二帥知邦昌不可強乃詭言

曰大金皇帝有詔令立宋之太子以公為相善為輔佐

毋使敗盟請公入城邦昌入門脩帽涼衫以扇障面呼

喝如宰相儀徑詣尚書省下馬百官拜堦下邦昌答拜金人有旨如三日不伏推戴先戮大臣次盡殺軍民百官父老哭告拜邦昌令即權宜之計救取一城老小王時雍徐秉哲呂好問曰大金欲冊立太宰三日不立將夷宗廟殺生靈邦昌謂時雍等曰諸公怕死乃掇送邦昌雖督責而歸焉苟免禍身為大臣豈篡逆耶有死而已時雍等強之邦昌引刀自裁衆奪之遂議申推戴文字至金國軍前　靖康小録曰邦昌初顧義且堅避久

之百官有進言於邦昌相公宜從權他日相公為伊尹
為王莽皆在相公邦昌乃勉從之曰邦昌以九族保此
一城人又欲以刀繩自裁或曰相公城外不死今欲死
塗炭一城耶遂已
二日壬辰金人文字來限三日立邦昌不立下城盡行
殺戮都人震恐　差事務官是日差給事中馬壽隆中
書舍人李熙靖左諫議大夫洪芻兵部尚書呂好問工
部侍郎何昌言軍器監王紹吏部員外郎王及之禮部

員外郎董逌戶部員外郎李揵工部員外郎李士觀刑部員外郎呂勤倉部員外郎曾慥光祿少卿黃堂傳作郎顔博文充事務官

三日癸巳金使來促勸進取推戴狀告報官員僧道百姓軍人耆老等盡赴廳立班推戴邦昌衆人泣勸再三從之留守司遂以推戴文狀申軍前大金元帥府劄文武百官軍民僧道耆老吏部王尚書等申今來軍民等悉願推戴張太宰緣京城無主日久伏望早賜遣備禮儀

施行者故今日遣翰林學士承旨吳幵等入城蓋因此事請文武百官軍民耆老僧道吏部王尚書等照會施行　發運判官向子諲遣李植赴大元帥府獻錢糧助軍用發運判官向子諲遣泗州進士李植賫金帛赴大元帥府以本錢糧之在濟州者悉獻帥府以助軍用王喜奏植承直郎

四日甲午留守司牓今月三日吳承旨莫內翰自軍前歸準大金元帥府台令今已差官初七日行册命之禮

右仰軍民耆老僧道等各令知悉

五日乙未尚書吏部榜准都省禮房帖子仰東上閤門火急告報文臣選郎以上武臣承信郎以上并致仕尋醫侍養官於受册日須管盡數要到如稍有漏落必定作施行不得住滯勘會今月七日受册並合赴文德殿立班須至曉示右出榜各令悉委

六日丙申閤門儀制榜令月七日僧道父老於尚書省令所下立俟太宰上馬導引至右掖門先退太宰至文

德殿門外下馬仍詣殿東朶殿幄次更衣文武百官諸軍將校文臣選郎武臣承信郎已上於殿下東西兩階面北併設儀仗於殿下排立皇帝望大金國闕褥位於殿下少立俟冊寶入門至位皇帝降堦褥位望大金國闕拜訖俟冊寶至褥位讀冊設寶皇帝跪受訖再拜陞殿即坐文武百官等七拜訖起居稱賀五拜訖退右曉示各令知委又東上閤門榜文臣選郎以上武臣承信郎以上并致仕尋醫侍養官於受冊日並合赴文德殿

立班侍從官並宿令所以待行事

三朝北盟會編卷八十三

三朝北盟會編卷八十四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二年三月初六日丙申盡初九日己亥

統制官宣贊舍人吳革謀起兵救駕范瓊左言誘執革并死之并斬其子及使臣百餘人　宣和録曰先是靖康元年正月金人深入吳革任陜西統制官首率闗中

兵勤王二月敵騎河北去分兵圍遼州華以所部解圍

九月敵陷太原府朝廷遣華奉使金人軍中持國書見

尼堪庭揖不拜討議邊事責其貪利敗約氣勁語直

金帥愧服為追迴攻威勝軍等處軍馬授書以歸十

月召赴闕得對上問割地不割地利害華對以北人有

折箭之誓入攻必矣乞措置邊備起陝西兵馬為京城

援不復議和遂差華使陝西勾兵閏十一月二日出城

敵騎已至會南道軍馬至遂同總管張叔夜入城上巡

幸南壁革面奏乞量差兵馬奪路赴陜西叔夜留革充總制官革累乞出兵城外下寨使敵騎不敢近城且通東南道路又密具奏乞選日諸門併出兵為正兵為牽制為衝突為尾襲為應援可戰而勝上以衆言先入竟不出兵敵攻宣化門填道渡濠革竊往相視白南壁官開安上門所堰濠水三尺及盡洩蔡河閘水浸之不及從填道將合始省前語水已氷矣二十五日敵登城革率使臣親兵赴南薰門東策應手射殺執幟者十

許人部曲皆散去華獨死拒安上門東使敵不能西二年正月上駕再出青城華曰天文帝坐甚傾駕出必不反正墮敵計宰相何㮚不見聽又請于樞密孫傅張叔夜欲因事至軍前計議不報二月八日上皇妃后諸王宮嬪出城九日華入白留守孫傅言上皇業已出乞力留皇后皇太子明日引見皇太子華頓首言二帝出郊駕必未回願殿下堅避以固國本遣蠟彈告急在外將相約擁兵近城內外相應夾攻敵寨又與監察御史

張所馬伸文林郎吳給日夜同謀革以啟聖院狹
隘遷於同文館附者益衆使臣効用數千人勇士數萬
多兩河驍悍之士革日率衆肄射中者等給班賞鎧甲
弧矢攻守之具種種皆備金人立張邦昌之議益急革
欲誅范瓊等數十人分兵約日突出班直等先期以發
為范瓊所殺革字議夫藝祖朝佐命勲臣延祚七世孫
也天資忠義天文地理人事兵機無不通曉及被殺忠
義之士無不痛恨　遺史曰孫傅張叔夜秦檜以不立

張邦昌皆赴金人軍前王時雍徐秉哲吳幵莫儔與范瓊輩方謀立異姓欲為佐命勲臣吳革參謀吳鉄左時張知章等曰事急矣宜遂起兵緩則事泄且有不測禍於是羣議起事之日奉宗廟神主以從事誅范瓊等數十人令左時作三書其一責金人以議和紿我國家留我二帝其二責大臣不効死唯唯以聽敵命其三責京城居民不念君父蒙塵於外日唯偷安不知共效死力以雪國家之難乃命兵約日出十八門列

為二壘與劉家寺及青城敵寨相對又遣蠟彈期以三月八日內外合軍部勒既定須期以發採事使臣執九車五十乘自青州東出革撫寀慟哭曰吾君去矣三月六日五更班直崔廣崔彥等數百人皆環甲排闥至革寢所告白邦昌以來日受冊既立之後人心離散須先事而起不然懼及禍革與在外將相約日若先發失約則兵不至安能濟事衆力請革革復曰若等來者幾何人曰五千百姓數十萬聞事急皆不約而附從也革知

衆不可奪彦廣等廹革上馬革乃被甲上馬將已黎明北行至金水河西皆范瓊及左言兵瓊遣人邀革議事遂執革並其子恣斬之及使臣素隊百餘人併戮河上革就死顔色不變極口詆罵其忠義之言凛凛可畏死之日知與不知皆為泣下初革自車駕出城飲食坐卧未嘗少忘每食屢廢匕箸有汎掃者革止之曰主上蒙塵而臣子欲潔其居耶自聞金人欲縱兵洗城屢白留守乞濬渠以防鐵騎馳突及大集京師居民各赴本壁

門下集緇黃作法事各報全活生靈之恩實密為備也北城門火則乞措置保全宗廟七世神主宗室出城有逃避者悉収贍之有持之者革曰為趙氏得死且不恨范瓊斬革訖即以事狀申軍前以范瓊為正任觀察使殿撰師左言遷兩官　偽楚録曰初駕出不得還戶書梅執禮置二十七所皆託以彈壓賑濟為名其實招集材勇之人欲以救駕有陝西統制官吳革實一所之數在京監糴官來見軍前廢立抱忠負義以官米養軍召在京

壯士慨然起兵謀反正交結班直散班祇候親從等欲奪駕外走時有軍前去取醫人入城置藥物見革說四方勤王兵將至近甸每日軍前發兵出戰精兵多出外城下不滿萬人二聖可一舉得之革聞是說欲為奪駕之計親事官數百人聞立張邦昌以不忍屈節異姓先殺妻孥血屬焚其居室以應為徒中所告左言范瓊領兵追革至朱雀門詐呼與之謀曰吳統制你側身堰黃河此事得自家門共議革聞以為二人率兵助已乃

下馬欲與之語瓊乃執革並其子皆斬之次日王時雍
之使范瓊體究高士謩趙子昉於是開封府捉二人送
下獄蓋二人各占一所也
七日丁酉金人立邦昌僭位　遺史曰是日早文武百
僚僧道軍民等會於尚書令廳巳時告報軍前奉冊寶
入門金人遣五十餘人素騎數百從之邦昌自尚書省
慟哭上馬至西府門佯爲昏憒欲仆立馬蘇復號慟午
時導引至宣德門外西闕門下馬入幕次又慟有金人

曽太師以下五人持御衣紅傘來設於幕次邦昌更帝服少頃出步至御街褥位望金國拜舞跪受册寳文册曰無德而王故天命假於余手當仁不讓知歴數在於爾躬張邦昌即皇帝位國號大楚都金陵邦昌御紅繖還次訖金人揖邦昌上馬出門百官導引如儀邦昌步入自宣德門由大慶殿至文德前進輦却弗御步升殿於御床西側别置一椅坐受官員等賀訖文武合班張乃起立閤門傳旨云勿拜時雍等復奏傳指揮云

本為生靈非敢竊位如不聽從即當歸避時雍率百官
遽拜張急回身面東拱手以立　靖康要盟録曰
册文云維天會五年歲次丁未二月辛亥朔二十一
日辛巳皇帝肇造區夏務安元元肆朕纂承不敢
荒怠夙夜兢思與萬國同格於治粵于萬世永保無
窮葢我有造於宋也不圖變誓渝盟以怨報德僭端捐
禍反義為仇譎詐成俗貪婪不已加以肆行淫亂不恤
黎元號令滋彰綱紀弛紊況所退者非其罪所進者非

其功賄賂公行豺狼塞路天厭其德民不聊生以故興師命將伐罪弔民幸賴天髙聽卑神幽燭細旌旄一舉都邑立權且眷命攸屬謂之大寶苟歴數攸卜未或倫安故用黜廢以昭聰監今者國既之主民宜混同然念厥功誠非貪土遂命帥府與衆推賢僉曰太宰張邦昌天毓疏通神資上哲處位著忠良之譽居家聞孝友之名實天命之攸歸乃人情之所係擇其賢者非子而誰是用遣使備儀禮以璽紱冊命爾為皇帝以授斯

民國號大楚都於金陵自黃河以外除西夏封圻疆埸仍舊世輔王室永作藩臣貢禮時修無疲於述職問音嵗至無緩於披誠於戲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立君以臨之君不能獨理故命官以牧之乃知民非后不治后亦非賢不守其餘有位可不愼歟予懋乃德加乃丕休日愼一日雖休勿休欽哉其聽朕命　僞楚録曰王時雍領尚書省吳幵莫儔皆權樞密院呂好問權門下侍郎徐秉哲權中書侍郎左言范瓊以斬吳革功

范瓊為正任觀察使殿撰師左言遷兩官大抵往來議事者幵儔也逼逐上皇以下時雍秉哲也脅懼都人者范瓊也遂皆擢用時皆繡韉張益獨吕好問出入頗形憂愧　別録曰初金人得在京官吏軍民同推戴邦昌文字令上看謂上曰官吏軍民既推戴張邦昌能復主哉金人如蕭慶耶律廣王芮高尚書曹少監等用事人邦昌在軍前鞠躬俯事不暇至是列拜於堦下邦昌辭避則曰陛下不受臣拜見

元帥必死今日陛下乃昔日南朝天子也邦昌悚慄邦
昌僭立呼拜迎引皆金人為之初拜邦昌入內金人皆
辭出有衛士曰平日見伶官作雜劇每裝假官人今
日張太宰却作假官家　朝野僉言曰初邦昌冊立
百官對金人慘怛邦昌變色惟吳幵莫儔左言范瓊有
喜色各有所得初幵儔播金人語言迫脅大臣必要立
邦昌凡懷忠義臣僚即告金人令迫之時指幵儔為金
國大臣范瓊領兵彈壓使在京軍民不敢有懷死節以

致邦昌即位初邦昌入城不肯受推戴以軍前堅逼百官憂之㼐曰使我殿前太尉更不由張相公也便交册立了當四人者前所為如此邦昌攝政位自謂佐命元勲一録曰初一日邦昌初入門之時大風一日内前四壁似有鼓聲已而乃厲俗以為風磨

八日戊戌尚書劉子胡思權户部左曹司郎司農本職免僉書葉宗諤權司農少卿李回元係僉書樞密權依舊胡直孺權户部尚書前諫議范宗尹仍舊職吏部侍

郎謝克家落職致仕仍舊職前中書舍人李擢并仍舊職
李靖寧啓義並權直學士院
九日巳亥百官赴常朝如儀邦昌以吏部尚書王時雍
權領尚書門下省事開封尹徐秉哲權領中書省樞
密院事翰林承旨吴幵權尚書左丞相翰林學士莫儔
權尚書右丞相前簽書樞密院李回權知樞密院觀察
使左言權殿前司公事范瓊權四廂指揮使大理卿周
懿文權開封府 遺史曰張邦昌僭位王時雍諂事之

凡事有臣啓陛下之語雖邦昌之僣亦鄙嫌之然進時雍秉哲領三省樞密院事者三省樞密院皆無官也靖康小録曰王時雍領三省事郎官王及之王紹擅政每以佐命功臣自許先是金人强城中舉邦昌羣臣爭立趙氏者尚衆時雍及之欲奉表勸進詞臣無聽當者紹在集議中探懐出稿云念之久矣何不亟為自是士大夫切齒因呼為三王及之令有司籍龍徳二宫寳貨賣靈沼魚鵝以贍百官為盖御史馬伸檄之曰古者人

臣去國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今二帝暴露於郊行
止未決爾等輙敢取兩宮物逆節甚矣力爭乃止　靖
康後録云邦昌既入尚書省時雍等朝夕在側應對之
際便以陛下稱之邦昌曰且休恐人聞之皆笑我爾
邦昌遣邵溥使南寨暴闕使北寨報以欲詣軍前致謝二
使至門先以狀申回傳云皇帝不須出好治人民俟要
相見自往請也

三朝北盟會編卷八十四